

眾人採的女人長像原來如此，朱阿貴對頂替號兵班的事覺得心裡難受，那些號兵原來都跑去找這款女人，這款女人有什麼好？值得他們這樣獻出所有？

地震！大地震！地牛翻身了！朱阿貴連忙拋下號兵衣物，連夜跑回鳳山大目丁，台灣處地震帶，居民最怕地震，地牛翻身，草寮土角厝倒塌，壓傷人事小，最怕地裂，灶間起火整條大街都會燒毀，人民的身家性命一夕俱殞，大人小孩將無處安身，隨著地震而來的大水或是暴雨更可能引起庄頭瘟疫。

清天奪國

南臺灣大地震引發民眾恐慌，怕是上天要降災殃了，各庄頭紛紛集眾祭祀，籌錢請戲班子到庄頭小廟前唱戲酬神，一時間，鳳山各處庄頭聚眾不已。農人平時沒有娛樂，庄子裡來了戲班子唱戲，簡直比過年還熱鬧。

南營附近的營盤田大庄主柯妹請戲班子唱了三天大戲，第二天



還沒開唱，南營清兵衝入庄頭抓人，將台下等看戲的民眾一網打盡，還說他們是「無故結拜」，甘犯律令……。

年輕力壯的農民沒好氣，雙方發生格鬥，手無寸鐵的農民不是清兵對手，都被抓了，木枷不夠用，大部分人都用麻草繩子網綁，像捆豬一樣，一隻一隻扔在校場曬太陽，雖說南臺灣三月的陽光不曬人，但是沒湯沒水，也足以讓一群男人都蔫了。

庄頭大老柯妹到處奔走，只盼參軍大人高抬貴手放人，南營參軍正在為老鴉阿好姨去赤崁樓府城出勤之事嘔氣，她將妓女也都帶去了，紅磚房與豆干厝人去樓空，眾兵丁人人心火都旺，怎會輕易罷手！

參軍要柯妹付錢贖人，一個人一兩銀，這次抓來了四十幾人，不無收穫，被捆在校場的杜君英年輕氣盛，他雙手、雙腳被網綁已經一肚子火了，還要頭家出錢贖人！他怒目圓睜，額頭上青筋暴露，咬牙切齒，他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他勇力無比，是庄頭人人稱讚的好漢一條，此時看南營總兵頤指氣使，庄頭大老柯妹跪地求饒，自願奉獻所有，只求軍爺放人。

杜君英裂開雙手的網綁，扯掉腳踝的草繩，奮起！將一旁的小兵打倒在地，清營軍人訓練有素，拿著長槍刺過來，杜君英一個退



圖說：台灣留下來最早的魚鱗圖，清代土地圖。

步轉身，迴手將四支長槍總起來夾在腋下，扭腰移步，一拉一推之下，奪過長槍，將矛頭倒轉，刺傷了七八個來救的小兵，他腳踏倒地不起的小兵，舞動長槍，跑出南營轅門，朝大山方向跑去。

這下可鬧出大事了，南營總兵通緝杜君英，同時也沒饒過柯妹，每一個人一兩銀來贖身，還要支付醫藥費，林林總總要他付出五十兩銀子才肯放人，柯妹完全接受，派人回家取銀兩來贖人，家人拿了銀子來，那參軍猶嫌不足，非要柯妹再添十兩才行，柯妹又派人回家取銀，南營參軍收下六十兩銀子，認為柯妹好欺，以後兵營不怕沒有加菜金了！

杜君英逃了！柯妹付了錢，庄人都被釋放，可是人人都嘔著氣，六十兩！他們要幾年才能還清？

戲班子走了，留下一個大毛竹搭起的野台子，布幔都拆光了，庄頭的男人都都不願意去戲台子附近了，只能輪番到柯妹家畫押，認了贖金，分幾年償還……。

杜君英跑去了內山，才從柯妹家捺完手印的人也跑去會合，他們實在沒錢付贖金，又氣憤清兵這樣貪婪！平時的孝敬已經不少了，除去每年的納糧繳稅、丁錢、交易稅，冬天還要給炭敬，夏天給冰敬，還有其他苛捐雜稅不等，都叫人別活了！

杜君英在內山匯眾，一口氣來了五十幾人，他是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人，來附的大多是同鄉，粵籍的陳伯等四人和閩籍三人、臺灣府人約五十餘人。

杜君英於是在三月十日高舉「清天奪國」旗號，起事於內山，一時間聲勢浩大，震撼了鳳

山縣。

大目丁的朱阿貴被刺激了！柯妹庄上與他交好的李勇、鄭定跑來找他，慫恿他加入杜君英旗下，眾人在大埕說事，陳頭家也在，他靜靜的看著這一群年輕勇壯的男人，他實在很想出去奮勇殺敵，若非他有了年紀，他真想揭竿而起。

陳頭家六十幾歲了，他曾經是東寧王國的千總，若非延平王鄭克塽懦弱無用，他們也不至於一敗塗地，如今人在矮簷下，只能低頭當順民，這一口氣他憋了三十八年了。

今歲辛丑，清康熙五十九年，大員早就成了滿大人口中的台灣府，隸屬福建省台廈兵備道，方湖也成了澎湖，設有巡檢衙門。當初寧靖王所駐之地大湖現在是鳳山縣，設有縣衙，由台灣知府王珍的後生鎮守，他並非朝廷命官，卻替他老子駐守衙門催科收稅。

而陳頭家的庄頭就在以前寧靖王府西邊，當初設立的南路大營現在成了清兵的南營，不時有清兵出來地方上了勒索，討冰、炭敬……。

大目丁多是閩粵人，柯妹庄在羅漢門，杜君英在內山起事，內山再進去就是大員原民的大山，漢人只敢到內山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大山裡的原民是生番，會不時出草獵人頭。

內山附近多有客人聚居，他們來晚了，平地已經被閩人、泉州人、粵人和漳州人占領，現在又有清廷的兵鎮守，簡直無處可去，只能委屈在大山邊緣的山坡地聚居，人稱內山的地方。

內門墾屯的鄭殿來找陳頭家商議大事，杜君英已經率眾攻打下淡水溪，一舉成功，他的庄子過去也是東寧的營盤田，佃農都是老兵，三十八年來生生不息，後生和羅漢腳很多，是否要

聚眾加入杜君英的旗下。

兩個老人家歲數加起來快一百五十歲，老兵不死啊！可就算老兵不死也不肯靜待凋零，他們少年時都曾經叱吒海上，自青年起就管領眾人，如今老了落到這般田地，還要被清廷的官兵威逼，以前只有他們威逼人，幾時這樣委屈過？

然而為了活命，為了家族和後生，他們不得不身段柔軟，進貢納稅繳錢以保天年，如今有好漢杜君英率眾揭竿，他們也想逐鹿天下，台灣的水鹿和梅花鹿連黑面羌都快被他們宰殺殆盡了，只有原民的大山裡還有不少，那鹿皮曾經讓他們大發市利，日本人、歐羅巴人都很喜歡……。

「汝講，派人去說明，還是直接匯入……？」黃殿的洪亮嗓音門外都聽見了。

「阮人甘少？愛去附他？」陳頭家比較屬意自己人舉事。

「拉出來有多少？」黃殿也在心裡盤算著人丁和武器。

「營盤人眾全出，由少年人起事，咱老了，出主意就好。」

陳頭家畢竟老了，他想讓後生們去。

「餉銀公出，聯絡台灣縣和諸羅縣的營盤田，叫他們也來舉事」

「阮耶人毋輸伊，但是要師出有名，伊說「清天奪國，」咱也要有口號，才能聚眾，」陳頭家畢竟是老兵出身，深諳師出有名方能聚眾之道。

「汝庄裡不是有個後生姓朱？」

連黃殿都聽過朱阿貴這個人，可見他真的很會鑽營。

陳頭家心神領會，馬上招手叫蹲在門邊的朱阿貴進來，陳頭家問他：「汝本名叫啥？」

「朱一貴，」朱阿貴是眾人叫他的暱稱，他本名朱一貴，福建省漳州府長泰縣人氏。

「汝來多久了？幾歲？」黃殿問他。

「甲午年來的，來七冬，我肖馬，過年後三十一歲，」朱阿貴說的清楚，眾人聽得明白。

漢人紀年常用甲子，一出生就算一歲，過了冬至又添一歲，所以朱阿貴說的話人人都明白。

「汝知萬歷皇帝？」

「聽說過，老家的老大人都會講古。」

「洪武君就姓朱你知道嗎？」

「臭頭仔皇帝人人都認識啊！」

「汝肯起事嗎？汝就是洪武君一樣的人了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朱阿貴躍躍欲試。

鳳山大目丁的朱一貴舉事起義，人們喊出明太祖皇帝後裔朱一貴『反清復明』的口號，高舉『大朱元帥』旗，一時間來附者千人，人數不比杜君英的人少。杜君英才渡過下淡水，就聽聞朱一貴舉事當天晚上就出兵攻打了岡山塘……。

沒多久，杜君英就聽說了，臺灣鎮標右營游擊周應龍奉令前往進剿朱一貴，兩軍相遇於於岡山……，朱一貴敗退入山中，藏躲於袁交友庄……。

杜君英英雄氣概，他當然不能讓同起義的友軍陷落，他廣派斥侯當報馬仔，由楊來、顏子京交通兩軍，杜君英迅速帶兵南下馳援……，

四月二十七日，杜君英渡過下淡水溪，會合原先退入山中的朱一貴部後，大敗周應龍於赤山，右營游擊軍周應龍逃歸台灣府衙……。

赤山大捷，朱一貴部眾隨即揮師北上準備攻打赤崁，杜君英主力則回師攻陷鳳山縣城……。

正在赤崁樓宴客的清朝官員，分巡台夏兵備道梁文煊、台灣知府王珍和他在鳳山縣衙作威作福慣了的兒子、海防同知王禮、台灣知縣吳關成、諸羅知縣朱夔等，倉惶的從安平駕舟遁逃澎湖，還有其他兵將也紛紛相率逃竄，留下還住在台灣縣知府衙門裡的老鴿阿好姨和四十幾個妓女、十幾名南音樂師。

阿好姨自嘆命運多舛，三十八年前，她也是住在這個衙門後堂裡，當時她聽從了丈夫東寧王國吏部尚書的安排，和張嫂攜帶金銀細軟之物，坐上轎子到鳳山去依靠大太太，明朝的一品告命王夫人，蔡尚書的元配，誰知道天不從人願。

如今又是兵臨城下，可是知府王珍跑了，他是山西來的漢人，說官話無人聽得懂，他連沒安排她們的去處，留下這一群裹足的婦人被遺棄在這裡，舉目無淚。

當杜君英率部率先攻入台灣縣府城，見到府城衙門內只剩下一群裹足婦女時，簡直不知所措，那些平時作威作福慣了的滿大人一個都不在，連號兵都沒有一個，就在此時，台灣縣知府衙門大堂傳來熱烈盛大的歡呼聲！眾將擁立朱一貴為「中興王」，他們正在山呼——萬歲！

「汝是誰？怎會在此？」杜君英問阿好姨，在場的女人就她穿著打扮最精緻，一看就知道是帶頭的女人。

「我住在這裡，汝是誰，怎敢入侵內室？」阿好姨久經風霜，她實在很討厭那些大清國的官兵，可是來人英姿颯颯，好漢一條，比起那些大清國當官的男人都要俊俏乾淨。

「汝快走，要不然會遭殃！」

「我為何要走？我本來就住在這裡，要離開的是你們。」

阿好姨決定不離開了，張嫂死了，她無依無靠，只靠著眾多年輕貌美的妓女們，她成了老鴿，與來台灣的駐地的達官顯貴周旋，她活的很累，她早已失節，全身上下任由男人們摸索探看，現在她倒想看看這個年輕帥氣的後生能將她如何！

「汝……，還是快走！」杜君英大喝不止，他實再不願見這些精裝包裹的女人佔住府衙後堂，萬一外面的起義軍入內，那些可都是年輕的男人啊！

「汝知道那些大官虎都逃走了嗎？」杜君英實在著急不已，拉開嗓門急迫的問阿好姨。

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哪得知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……男兒！

此時，阿好姨居然唱起歌來！她那尖細的嗓音夾著粗嘎的嗚咽，令眾人聽得毛骨悚然，歌聲招來了起義軍，府衙後堂頓時擠滿了男人，人人粗衣赤足，頭戴明朝官帽，腦後露出一條豬尾巴，手拿鐮刀鋤頭和圓鋤，竹竿頭綁菜刀都有，還有人扛大旗夾在人眾中探頭探腦。

阿好姨嗤的一聲笑出來！都是些赤腳大仙，此時她還能嘻笑自如！

她起身招手，年輕的女人們都尾隨她身後，手持小巧的南管樂器，扭捏著小腳走路，人人身形婀娜多姿，嫵嫵娜娜的移步向前，走出台灣縣知府衙門的後堂，隱沒在遠處大王椰子林立的道路上。

娘娘廟

「聽說朱一貴在娘娘廟登基了！」台灣府的人耳語傳到了鹿港，鹿港的泉州人都聽說了那個鴨母王的故事。

「……鴨母王金口玉言，尊明朝為正朔，國號大明，年號永和，廢薙髮令……，封諸將為官，佈告天下了……。」

可是鹿港卻湧進大量的客家人，他們攜家帶眷，牛車上載滿家私，一車一家的來了。鹿港人聽不懂客家人的語言，客家人安靜無比，默默的朝山坡上移動，他們住到山麓，或是更遠的往北部遷移。

「娘娘廟在哪裡？」

「在赤崁樓的北邊，以前好像是叫……新港社，他們的娘娘廟有靈聖，每年進香的人不少，三月娘媽生，都會用手轎抬出來供人參拜，前面都有金童玉女持香爐，綏靖地方……。」